

開元天寶遺事

王仁裕纂

中華書局

開元天寶遺事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陽
山顧氏文房歷代小史
皆收有此書顧氏在先
故據以排印

開元天寶遺事卷上

開元

玉有太平字

開元元年。內中因雨過地潤微裂。至夜有光。宿衛者記其處所。曉乃奏之。上令鑿其地。得寶玉一片。如拍板樣。上有古篆天下太平字。百僚稱賀。收之內庫。

步輦召學士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爲翰林學士。中外榮之。自古急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賜筯表直

宋璟爲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筯。令內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未敢陳謝。帝曰。所賜之物。非賜汝金。蓋賜卿之筯。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謝。

截鐙留鞭

姚元崇初牧荊州三年。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鐙。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戀。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詔美焉。就賜中金一千兩。

慙顏厚如甲

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有勢者撻辱。略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云楊光遠慙顏厚如十重鐵甲也。

七寶山座

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議經旨及時務。勝者得升焉。惟張九齡論辯風生。升此座。餘人不可階也。時論美之。

癡賢

右拾遺張方回。精神不爽。時人呼爲癡漢子。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之。精彩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常謂。右拾遺張方回。忠賢人也。

蜂蝶相隨

都中名姬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

掃雪迎賓

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爲逕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暖寒之會。

夢虎之妖

周象者好畋獵。後爲汾陽令。忽夢一乳虎相逼。驚而睡覺。因茲染疾。後有僧海寧者。因過象門。謂隣叟曰。此居有妖氣。久則不可救也。隣叟遂聞於象。象召僧。令視之。僧曰。當與君曠之。遂擇日設壇。持劍禹步。禱呪。自大門而入。至於寢所。繞患人數徧而叱之。忽於牀下作一虎聲。家人悉驚奔散。周象亦不覺投牀下。伏死於地。僧以水噴之。須臾如故。

記事珠

開元中。張說爲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祕而至寶也。

遊仙枕

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碼碯。溫溫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帝因立名爲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隨蝶所幸

開元末。明皇每至春時。日暮宴於宮中。使嬪妃輩爭插豔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幸之。後因楊妃專寵。遂不復此戲也。

記惡碑

盧奐。累任大郡。皆顯治聲。所至之處。畏如神明。或有無良惡跡之人。必行嚴斷。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

人門首。再犯處於極刑。民間畏懼。絕無犯法者。明皇知其能官。賜中金五千兩。璽詔褒諭焉。故民間呼其石爲記惡碑。

自暖盃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縷金字。名曰自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辟寒犀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傅書鴿

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牽紅絲髮婦

郭元振少時。美風姿。有才藝。宰相張嘉正欲納爲婿。元振曰。知公門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倉卒。更待付之。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卽不知誰是匹偶。以子風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絲。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得者爲婿。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後果然隨夫貴達也。

豪友

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以延納四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每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爲豪友。

喚鐵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是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鍊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卽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爲喚鐵。

鸚鵡告事

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家富數世，服玩之屬，僭於王公。崇義妻劉氏，有國色，與隣舍兒李侁私通，情甚於夫。遂有意欲害崇義，忽一日醉歸寢於室中，劉氏與李侁同謀而害之，埋於枯井中。其時僕妾輩並無所覺，惟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泊殺崇義之後，其妻卻令童僕四散尋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爲人所害。府縣官吏，日夜捕賊，涉疑之人及童僕輩，經拷捶者百數人，莫究其弊。後來縣官等再詣崇義家檢校，其架上鸚鵡忽然聲屈，縣官遂取於臂上，因問其故。鸚鵡曰：殺家主者，劉氏李侁也。官吏等遂執縛劉氏及捕李侁下獄，備招情款。府尹具事案奏聞，明皇歎訝久之。其劉氏李侁，依刑處死，封鸚鵡爲綠衣使者，付後宮養餵。張說後爲綠衣使者傳，好事者傳之。

瑞炭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逼人而不可近也。

敲冰煮茗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

物外之遊

王休。高尚不親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

花妖

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豔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

天寶上

花上金鈴

天寶初。寧王日侍。好聲樂。風流蘊藉。諸王弗如也。至春時。於後園中。綴紅絲爲繩。密綴金鈴。繫於花梢之上。每有烏鵲翔集。則令園吏掣鈴索以驚之。蓋惜花之故也。諸宮皆效之。

七寶硯鏡

內庫中有七寶硯鑪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鑪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妖燭

寧王好聲色。有人獻燭百炬。似臙而膩。似脂而硬。不知何物所造也。每至夜筵。寶妓間坐。酒酣作狂。其燭則昏昏然如物所掩。罷則復明矣。莫測其怪也。

夢玉鸞投懷

張說母夢有一玉鸞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爲宰相。其至貴之祥也。

饑燈

南中有魚肉少而脂多。彼中人取魚脂煉爲油。或將照紡緝機杼。則暗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造飲食。則分外光明。時人號爲饑魚燈。

助嬌花

御苑新有千葉桃花。帝親折一枝。插於妃子寶冠上。曰。此箇花尤能助嬌態也。

照病鏡

藥法善有一鐵鏡。鑒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癒。

助情花

明皇正寵妃子。不視朝政。安祿山初承聖醜。因進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紅。每當寢處之際。則

含香一粒助情發興筋力不倦帝祕之曰此亦漢之慎卹膠也。

眼色媚人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常一日離帝左右每執板當席顧盼帝謂妃子曰此女妖麗眼色媚人每囁聲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鍾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遏宮妓中帝之鍾愛也。

警惡刀

貴妃父楊玄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塗間多佩此刀或前有惡獸盜賊則所佩之刀鏗然有聲似警於人也玄琰寶之。

夢中有孕

楊國忠出使於江浙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忽晝夢與國忠交因而有孕後生男名朏洎至國忠使歸其妻具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時人無不譏諷也。

金籠蟋蟀

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燭奴

申王亦務奢侈蓋時使之然每夜宮中與諸王貴戚聚宴以龍檀木彫成獨髮童子衣以綠衣袍繫之束帶使執燭列立於宴席之側目爲燭奴諸宮貴戚之家皆效之。

醒醉草

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有一人醉過於草傍，不覺失於酒態。後有醉者，摘草嗅之，立然醒悟。故曰爲醒醉草。

盆池魚

明皇以李林甫爲相，後因召張九齡問可否。九齡曰：「宰相之職，四海具瞻。若任人不當，則國受其殃。只如林甫爲相，然寵擢出宸衷，臣恐他日之後，禍延宗社。」帝意不悅。忽一日，帝曲宴近臣於禁苑中，帝指示於九齡。林甫曰：「檻前盆池中所養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池之魚，由陛下任人，他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爾。」帝甚不悅，時人皆美九齡之忠直。

看花馬

長安狹少，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鞵金鞵，並轡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而隨之，遇好園則駐馬而飲。

香肌暖手

歧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於火，惟於妙妓懷中揣其肌膚，稱爲暖手。當日如是。

金衣公子

明皇每於禁苑中見黃鸝，常呼之爲金衣公子。

花棚

學士許慎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於花園中。未嘗具帷幄。設坐具。使童僕輩聚落花。鋪於坐下。慎選曰。吾自有花棚。何銷坐具。

銷恨花

明皇於禁苑中。初有千葉桃盛開。帝與貴妃日逐宴於樹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醉輿

申王每醉。卽使宮妓將錦綵結一兜子。令宮妓輩擡昇歸寢室。本宮呼曰醉輿。

妓圍

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爲妓圍。

風流藪澤

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爲風流藪澤。

依冰山

楊國忠權傾天下。四方之士。爭詣其門。進士張彖者。陳州人也。力學有大名。志氣高大。未嘗低折於人。有勸彖令修謁國忠。可圖顯榮。彖曰。爾輩以謂楊公之勢。倚靠如太山。以吾所見。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

之際。則此山當誤人爾。後果如其言。時人美張生見幾。後年張生及第。釋褐授華陰尉。時縣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張生有吏道。勤於政事。每申舉一事。則太守令尹抑而不從。張生曰。大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衣長往。歸隱於嵩山。

禽擁行車

李元紘。開元初爲好時令。賦役平允。不嚴而治。大有政聲。遷潤州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遮路。烏鵲之風。飛擁行車。有詔褒美之。

鏡影成相字

宋璟未第時。因於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璟因此自負。遂修相業。後如其志。

知更雀

裴耀卿勤於王事。夜看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叫爲知更雀。又於廳前有一大桐樹。至曉則有羣鳥翔集。以此爲出廳之候。故呼爲報曉鳥。時人美焉。

枯松再生

明皇遭祿山之亂。變興西幸。禁中枯松復生。枝葉恣蕩。宛若新植者。後肅宗平內難。重興唐祚。枯松再生。祥不誣矣。

顛飲

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冲、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轎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躡形，去其巾帽，叫笑嗔呼，自謂之顛飲。

選婿窻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林甫廳事壁間，開一橫窻，飾以雜寶，綬以絳紗。常日使六女戲於窻下，每有貴族子弟入謁，林甫即使女於窻中，自選可意者事之。

四方神事

姚元崇爲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於喜怒，惟以忠孝爲意。四方之民，皆畫元崇之眞神事焉。求之有福。

立有禍福

盧奐爲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內。玄宗索京師，次陝城，頓知奐有神政。御筆贊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仁雖惠愛，住實謙冲，亦旣利物，存乎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尋除兵部侍郎。陝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語曰：不須養神明，不必求巫祝，爾莫犯盧公，立便有禍福。

移春檻

楊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於檻中，以板爲底，以木爲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日前，而使卽歡賞，目之爲移春檻。

冰山辟暑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爲山。周圍於宴席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纈者。其驕貴如此也。

戲擲金錢

內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三人至五人。擲金錢爲戲。蓋孤悶無所遣也。

射團

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於此戲。



開元天寶遺事卷下

天寶下

探官

都中每至正月十五日，造麪醜，以官位帖子，卜官位高下，或賭筵宴，以爲戲笑。

撤去燈燭

蘇頲與李义對掌文誥，玄宗顧念之深也。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諸學士翫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使撤去。

刀槍自鳴

武庫中刀槍自鳴，識者以爲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之亂，大駕西幸之應也。

富窟

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銀疊爲屋，壁上以紅泥泥之，於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檀爲軒檻，以磁硃塗地面，以錦文石爲柱礎，又以銅線穿錢，整於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也。四方賓客所至如歸，故時人呼爲王家富窟。

牀畔香童